

閱微艸堂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觀弈道人撰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姑虐其養媳者慘酷無人理遁歸母家母憐而匿別所詭云未見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當見其來往引爲證朱私念言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決乞籤於神舉筒屢搖籤不出奮力再搖籤乃全出是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憤憤十歲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義絕矣聽其逃死不爲過戈孝廉仲坊丁酉鄉試後夢至一處見屏上書絕句數

首醒而記其兩句曰知是蓬萊第一仙因何清淺幾多年王子春在河間見京州李生偶話其事李駭曰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題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夢前無因緣後無徵驗周官六夢竟何所屬乎

新齊諧

卽子不語之改名

載雄雞事今乃知竟實有之其大

如指頂形似閭中落花生不能正圓外有斑點向日映之其中深紅如琥珀以點目昏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憲承濡皆嘗以是物合藥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阿少司農廸斯曰是雖罕睹實亦人力所爲以肥壯雄雞閉籠中縱羣雌繞籠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

氣搏結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然雞秉異風之氣故食之發瘡毒其卵以盛陽不洩鬱積而成自必蘊熱不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載醫經之所未言何以知其能明目此則莫明其故矣汪副憲曰有以蛇卵售欺者但映日不紅卽爲僞託亦不可不知也

沈媼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傭於郭氏母歿後年餘一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墻頭當凍死一雞主人必與爾爾慎勿食我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爲雞以償今生卯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覆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

之供車騎受封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狡黠攘竊者亦必有後果焉人不思耳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燦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戍黑龍江歿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其骨而貧不能往恒慙然如抱深憂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爲末水搏成丸衣以赭土詐爲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證亦立愈轉相告語頗得善價竟藉是達戍所得父骨以篋負歸歸途於窩集遇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涕泣陳述共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盜忽擗

跼大慟曰此人孱弱如是尚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  
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諸君好仕吾今往肅川矣  
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反顧蓋所感者  
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余作潞陽消夏錄諸書亦  
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  
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未彰幽靈不泯有以默啟余衷  
乎

李蟠木言其鄉有灌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  
屋寢忽聞其啞啞作顫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  
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

不言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覘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爲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閨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爲密友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於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末當以歡喜解冤判君爲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遽墮孤身尚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雖昧舊債難消夙命牽纏遇於此地業緣湊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嗟我以氣惘

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汚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  
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自忘爲老翁不知其何以  
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  
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雞鳴後乃噉然失聲笑梁上大笑  
曰此足抵筭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葺治艸屋見梁上  
皆白粉所畫圈十圈爲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  
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爲所記淫籌計其來去不滿四年  
始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  
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雞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  
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

桃之好道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爲身異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針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其亦慎勿造因哉

文水李秀升言其鄉有少年山行遇少婦獨騎一驢紅裙藍帔貌頗嫵雅屢以目側睨少年故謹厚慮或招嫌恒在其後數十步俛首未嘗一視至林谷深處婦忽按轡不行待其追及語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此非往某處路君誤隨行可於某樹下繞向某方斜行三四里卽得路矣語訖自驢背一躍直上木杪

其身漸漸長丈餘俄風起葉飛瞥然已逝再視其驢乃一狐也少年悸幾失魂殆飛天野父之類歟使稍與狎昵不知作何變怪矣

癸丑會試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眾披出歸寓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間手書片紙付其友乃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雖不知所爲何事其爲寃報則鑿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旋於空院忽有飛瓦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見人人則不能見

汝輩不自引避反噴人耶方駭愕間屋內又語曰小婢無禮當卽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凡遇此等處宜面牆便旋勿對門窻則兩無觸忤矣此狐可謂能克已余嘗謂僮僕吏役與人爭角而不勝其長恒引以爲辱世態類然夫天下至可耻者莫過於悖理不問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敢犯以爲榮果足爲榮也耶昔有屬官私其胥魁百計袒護余戲語之曰吾儕身後當各有碑誌一篇使蓋棺論定撰文者奮筆書曰公秉正不阿於所屬吏役犯法者一無假借人必以爲榮諒君亦以爲榮也又或奮筆書曰公平生

喜庇吏役雖受賕隄法亦一一曲爲諱匿人必以爲辱  
諒君亦以爲辱也何此時乃以辱爲榮以榮爲辱耶先  
師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載入行狀卽斷斷不可爲斯言  
諒矣

侍鸞川言

侍氏未詳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中凡複姓皆令去一字因爲侍氏也

有買於

淮上者偶行曲巷見一女姿色明艷殆類天人私訪其  
近鄰曰新來未匝月祇老母携婢數人同居未知爲何  
許人也買因賂媒媼覘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  
女往依其壻不幸子遭疾卒於舟二僕又乘隙竊貲逃  
焚焚孤嫠懼遭強暴不得已稅屋權住此待親屬來迎

尚未知其肯來否語流泣下媒孫以既無所歸又無地主將來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於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幣但弱女嬌養久亦不欲艸艸有能製衣飾奩具約值千金者我卽許之所辦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閱視不取纖芥歸也媒以告賈賈私計良得旬日內趣辦金珠錦繡殯極華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親迎一日邀母來觀意甚愜足次日簫鼓至門乃堅閉不啟候至數刻呼亦不應詢問鄰舍又未見其移居不得已踰牆入視則闌無一人偏索諸室惟破牀堆髑髏數具乃知其非人回視家中

一物不失然無所用之重器僅能得半價煥喪不出者數月竟莫測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無意惑賈賈妄生窺伺反往覘魅魅故因而戲弄之是于理當然或又曰賈富而慳心計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顛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一日癰潰有雉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癰剖之有黃雀鳴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閣學郎阿親見其親申家小婢項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  
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摹紛紛畫手多新樣  
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  
太平時節無妖癘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  
狡猾而已一日午睡初醒聽窻外婢媼悄語說鬼有王  
媼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遙見雙燈自林外冉冉  
來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鬼掖之踉蹌行安  
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人往往  
遇一人與之肖隨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  
開合是卽化工之自然也

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几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爲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尚未啟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竊覘見一人方整飭書案驟入掩之其人瞥穿後窻去急呼令返其人遂拱立窻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磬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訝先生隔窻與語甚有理致自是雖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時時與言一日偶問汝視我能作聖賢乎曰公所講者道學與聖賢各三事也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

理氣後樊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賢之於  
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  
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以是  
意見生種種作用遂不盡可令孔孟見矣公剛大之氣  
正直之情實可質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  
其本性爲聖爲賢亦在此若公所講則固各自一事非  
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後以語門人曰是蓋因明  
季黨禍有激而言非篤論也然其抉摘情僞固可警世  
之講學者

滄州南一寺臨河千山門圯於河二石歎並沉焉閱十

餘歲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爲順  
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鉅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  
帳寺中聞之笑曰爾輩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豈能爲  
暴漲携之去乃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沉漸  
深耳沿河求之不亦悞乎衆服爲確論一老河兵聞之  
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  
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  
爲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  
齧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  
悞求之地中不更悞乎如其言果得於數里外然則天

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臆斷歟  
交河及友聲言有農家子頗輕佻路逢鄰村一婦竚目  
睨視方微笑挑之適有僮者同行遂各散去閨日又遇  
諸途婦騎一烏犍牛似相顧盼農家子大喜隨之時霖  
雨之後野水縱橫牛行沮洳中甚速沾體濡足顛躓者  
屢比至其門氣殆不屬及婦下牛覺形忽不類諦視之  
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寐翁訝其癡立問到此何  
爲無可置詞詭以迷路對踉蹌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  
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罰行泥濘十里  
乃知爲魅所戲也鄰里怪問不能自掩爲其父箠幾殆

可謂愛人以德也  
此子之尚能愛人也

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雖惡作劇卽謂之善知識可  
矣友聲又言一人見狐睡樹下以片瓦擲之不中瓦碎  
有聲狐驚躍去歸甫入門突見其婦縊樹上大駭呼救  
其婦狂奔而出樹上縊者已不見但聞簷際大笑曰亦  
還汝一驚此亦足爲佻達者戒也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符籙驅鬼縛魅具有靈應所  
至惟蔬食茗飲而已不受銖金寸帛也久而術漸不驗  
十每失四五後竟爲羣魅所遮大見窘辱狼狽遁走慙  
於其師師至登壇召將執羣魅鞠狀乃知道士雖不取  
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財乃爲行法又竊其符籙攝狐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十

女媒狎狐女因竊汚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讐之者得以逞也師拊髀嘆曰此非魅敗爾爾徒之敗爾也亦非爾徒之敗爾爾不察爾徒適以自敗也爾持戒清苦得免幸矣於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儒者之常談也然姦黠之徒豈能以主人廉介遂輟貪謀哉半江此言蓋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家微以相諷此令不悟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其可惜也已

然則大吏豈可危  
矣故記曰大臣法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詈且掘疑爲顛癲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

爲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鍾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掘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貸也因縶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惑焉因爲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不敢前伏艸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嫖聲艷語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爲其所中遽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

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從孫樹寶鹽山劉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  
已嫁中一壻夜夢與僚壻六人以紅繩連繫疑爲不祥  
會其婦翁歿七壻皆赴弔此人憶是噩夢不敢與六人  
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卽避出怪詰之具述其故皆  
疑其別有所嫌託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飲而私鍵其  
外戶使不得遁突殞宮火發竟七人俱燼乃悟此人無  
是夢則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不鍵戶則  
七人未必盡焚神特以一夢誘之使無一得脫也此不  
知是何夙因同爲此家之壻同時而死又不知是何夙

因七女同生於此家同時而寡殆必非偶然矣

周密菴言其族有孀婦撫一子十五六矣偶見老父携幼女饑寒困憊踣不能行言願與人爲養媳女故端麗孀婦以千錢聘之手書婚帖留一宿而去女雖孱弱而善操作并白皆能任又工針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無所不至飲食起居皆經營周至一夜往往三四起過疾病日侍榻旁經旬月目不交睫姑愛之乃過於子姑病卒出數十金與其夫使治棺衾夫詣所自來女低回良久曰實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祿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爲鬼

神所呵護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業亦可以免然善業不易修修小善業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爲君婦屢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營葬禮以申報君何疑焉子故孱弱聞之驚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別去後遇祭掃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疑亦女所爲也是特巧於遁死非真有愛於其姑然有爲爲之猶邀神福信孝爲德之至矣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爲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嫖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恒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爲女製簪珥

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奩具亦畧備可急爲覓一佳壻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璧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媼輩言之鑿鑿竟與乖厓還婢其事畧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楊雨亭言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歸過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緩艱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掖伏榻上撫摩俛倚調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蹶起却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沉思良久復偃卧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哭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歔倚咄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燄自焚艸菴

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  
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  
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  
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於慾海橫流勢不能遏竟毅  
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  
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時租橫街一小宅最後有破屋數楹  
用貯雜物一日偶入檢視見塵壁彷彿有字跡拂拭諦  
觀乃細楷書二絕句其一曰紅蕊幾枝斜春深道韞家

枝枝都看遍原少並頭花其二曰向夕對銀釭含情坐  
綺窓未須憐寂寞我與影成雙墨迹黯淡殆已多年又  
有行書一段剝落殘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詞惟末二句  
可辨曰天孫莫悵阻銀河汝尚有牽牛相憶不知是誰  
家嬌女寄感標梅然不長人知濡毫題壁亦太放誕風  
流矣余曰標梅三章非女子自賦耶秋圃曰舊說如是  
於心終有所格格憶先儒有一說云是女子父母所作  
案此宋戴岷隱之說是或近之倪餘疆問之曰詳詞末二語是殆  
思婦之作遭脫輟之變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旣而秋  
圃揭換壁紙又得數詩其一曰門掩花空落梁空燕不

來惟餘雙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曰久已梳粧嬾香奩  
偶一開自持明鏡看原讓趙陽臺又一首曰咫尺樓窗  
夜見燈雲山似阻幾千層居家翻作無家客隔院真成  
退院僧鏡裏容華空若許夢中晤對亦何曾侍兒勸織  
回文錦懶情心情病未能則餘驅之說信矣後爲程文  
恭公誦之公俛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旣而曰語語  
負氣不見答也亦宜

李漱六言有佃戶所居枕曠野一夕聞兵仗格鬪聲闔  
家驚駭登牆視之無所睹而戰聲如故至雞鳴乃息知  
爲鬼也次夕復然病其聒不已共謀伏銃擊之果應聲

啾啾奔散既而屋上屋下衆聲合噪曰彼叔我婦女我亦叔彼婦女爲質互控於社公社公憤憤勸以互抵息事俱不肯伏故在此決勝負何預汝事汝以銃擊我今共至汝家汝舉銃則我去汝置銃則我又來汝能夜夜自昏至曉發銃不止耶思其言中理乃跪拜謝過大具酒食紙錢送之去然戰聲亦自此息矣夫不能不爲之事不出任之是失幾也不能不除之害不力爭之是養癰也鬼不干人人反干鬼鬼有詞矣非開門揖盜乎孟子有言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尹松林舍人言有趙延洪者性伉直嫉惡至嚴每面責人過無所避忌偶見鄰婦與少年語遽告其夫夫偵之有迹因伺其私會駢斬之携首鳴官官已依律勿論矣越半載趙忽發狂自掘作鄰婦語與索命竟齧斷其舌死夫蕩婦踰閑誠爲有罪然惟其親屬得執之惟其夫得殺之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也且所失者一身之名節所玷者一家之門戶亦非神姦巨蠹弱肉強食虐焰橫煽沉寃莫雪使人人公憤者也律以隱惡揚善之義卽轉語他人已傷盛德儻伯仁由我而死尚不免罪有所歸况直告其夫是誠何意豈非激以必殺哉游

魂爲厲固不爲無詞觀事經半載始得取償其必得請於神乃奉行天罰矣然則以許爲直固非忠厚之道抑亦非養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游蕩爲主人所逐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穢述其下烝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布主人亦稍聞之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焚香籲神而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掌縱談四座聳聽忽噉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所由檢驗以痰厥具報官爲斂埋棺薄土淺竟爲羣犬搯食殘骸狼藉始知爲負心之

道光乙酉余出試閩  
中秦視魚食其米之  
命激練渡自關赴東  
經泉州而三日皆經  
院三其處慈寧堂之  
北而南居五居舍使  
於試時所居也余居  
一層堂宇深寧板中

報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聞人過凡僮僕婢媼有言舊  
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鑒此奴也嘗語昀曰宋黨進聞  
平話說韓信優人演說故實謂之平話卽行斥逐或請  
其故曰對我說韓信必對韓信亦說我是烏可聽千古  
笑其憤憤不知實絕大聰明彼但喜對我說韓信不思  
對韓信說我者乃真憤憤耳真通人之論也

福建泉州試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壯而明季兵燹  
署中多毀殺戮又三年之中學使按臨僅兩次空閑日  
久鬼物遂多阿雨齋侍郎言嘗於黃昏以後隱隱見古  
衣冠人閣中來往卽而視之則無睹余按臨是郡時幕

師之訓後時有官後有  
我生難官行官馬  
下補在極前半其後  
信實方人小公志志  
林洞窗外界外晚聲又  
有人喝：脈語疑為度  
然語皆伴官音不賴因  
人推官出視乃非與一  
怖而大動竟忘與他身  
友姓石長明姓曰德直  
沈縣同官後縣而  
時有聲伴官音美試院  
初為總我官辭後後  
為道者應年已久非  
特設兵多官吏坐  
自謂為是現現就  
法於是

友孫介亭亦曾見紗帽紅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即夢  
魘介亭故有膽對窓睡曰生為貴官死乃為僮僕輩作  
祟何不自重乃爾耶奴子忽醒此後遂不復見意其魂  
即棲是室故欲驅奴子出一經斥責自知理屈而止歟  
里俗遇人病篤時私剪其着體衣襟一片熾火焚之其  
灰有白文斑駁如篆籀者則必死無字迹者即生又或  
聯紙為衾其縫不以糊粘但以秤錘就搗衣砧上捶之  
其縫綴合者必死不合者即生試之十有八九驗此均  
不測其何理

莆田林生需言聞泉州有人忽燈下自顧其影覺不類

已形諦審之運動轉側雖一一與形相應而首巨如斗  
髮蓬髻如羽葆手足皆鉤曲如鳥爪宛然一奇鬼也大  
駭呼妻子來視所見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  
怖不知所爲鄰有塾師聞之曰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于  
其陰有惡念致羅刹感而現形歟其人悚然具服曰實  
與某氏有積讐擬手刃其一門使無遺種而跳身以從  
鵬母康熙末臺灣逆寇朱一貴結黨煽亂一貴以養鵬爲業閩人皆呼爲鵬母云今變怪如  
是母乃神果警我乎且輟是謀觀子言驗否是夕鬼影  
卽不見此真一念轉移立分禍福矣

丁御史芷谿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觀燈夜歸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大

少婦甚妍麗徘徊岐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動人  
初以爲失侶之游女挑與語不答問姓氏里居亦不答  
乃疑爲幽期密約遲所歡而未至者計可以挾制留也  
遂至家少憩堅不肯強迫之同歸柏酒粉團時猶未徹  
遂使雜坐妻妹間聯袂共飲初甚醜觀既而漸相調謔  
媚態橫生與其妻妹互勸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  
則微笑曰緣蒙不棄故暫借君家一御粧恐火伴相待  
不能久住起解衣飾卷束之長揖徑行乃社會中拉花  
者也秧歌隊中作女粧者俗謂之拉花少年憤恚追至門外欲與鬪鄰  
里聚問有親見其強邀者不能責以夜入人家有親見

其唱歌者不能責以改粧戲婦女竟鬪笑而散此真侮人反自侮矣

老僕虛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棗樹下見鄰女在牆上露半身向之索棗撲數十枚與之女言今日始歸寧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牆下梯斜盼而去其舅會意躡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櫬在牆內伸足試踏乃闕空墮溷中女父兄聞聲趨視大受箠楚衆爲哀懇乃免然鄰女是日實未歸方知爲魅所戲也前所記騎牛婦尚農家子先挑之此則無因而至可云无妄之災然使招之不往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謂之自取

可矣

李考亭言有友嘗避暑一僧寺禪室甚潔而以板室其後窻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頂似透微光疑後爲僧密室穴紙覘之乃一空園爲厝棺之所意其間必有鬼因側卧枕上以一目就窺夜半果有黑影彷彿如人來往樹下諦視粗能別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竊聽終不聞語聲厝棺約數十然所見鬼少僅三五多不過十餘或久而漸散或已入轉輪歟如是者月餘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覺一夕見二鬼媒狎於樹後距窻下纔七八尺冶蕩之態更甚於人不覺失聲笑

乃闕然滅跡次夜再窺不見一鬼矣越數日寒熱大作疑鬼爲祟乃徙居他寺變幻如鬼不免於意想之外使人得見其陰私十目十手殆非虛語然皆出鬼上而卒不免爲鬼驅察見淵魚者不祥又是之謂矣

大學士溫公鎮烏魯木齊日軍屯報遣犯王某逃緝捕無迹久而微聞其本與一吳某皆閩人同押解至哈密關展間王某道死監送臺軍不通閩語不能別孰吳孰王吳某因言死者爲吳而自冒王某之名來至配所數月伺隙潛遁官府據哈密文牒緝王不緝吳故吳倖逃免然事無左證疑不能明竟無從究詰軍吏巴哈布因

言有賣絲者婦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終日惟昏昏卧而食則兼數人如是兩載餘一日噉然長號僵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爲城隍判官所攝逼爲妾媵而別攝一餓鬼附其形至某日壽盡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囑鬼役別攝一餓鬼抵餓鬼亦喜得轉生願爲之代迨城隍庭訊乃察知僞狀以判官鬼役付獄遣我歸也後判官塑像無故自碎此婦又兩年餘乃終計其復生至再死與其得疾至復生日數恰符知以枉被掠奪仍還其應得之壽矣然則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訊耳

李柯亭言涼州民家有狐據其倉中居不甚爲祟或偶  
然拋擲磚瓦盜竊飲食耳後延術士劾治殪數狐且留  
符曰再至則焚之狐果移去然時時幻形爲其家婦女  
夜出與鄰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與諸無賴同卧  
起大播醜聲民固弗知一日至佛寺聞禪室嬉笑聲穴  
紙竊窺乃其女與僧雜坐憤甚歸取刃其女乃自內室  
出始悟爲狐復警再延術士術士曰是已竄逸莫知所  
之矣夫狐魅小小擾人事所恒有可以不必治卽治亦  
罪不至死遽駢誅之實爲已甚其銜冤也固宜雖有符  
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報之巧乃卒生於所備外然則

君子於小人力不足勝固遭反噬卽力足勝之而機械  
潛伏變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嵩輔堂閣學言海淀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  
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  
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歛扉入容華絕  
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難蒙君再生  
今來爲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  
兩月餘日漸瘳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  
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卽報恩爾何得冒託我  
名魅卽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

明卽知事出於爾而耶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  
安今偕姑姊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闥入  
拊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悲忿反斥此女無良  
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爲  
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爲人言之猶  
恨恨也此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董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  
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  
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  
垣微圯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

藉雨初晴草際長  
號如是孤女衣服必  
無垢汙痕此整師  
惜焉其辨其見  
色亦遠不暇細察  
耶

公惡道學此輩行  
偽而堅執拘之偽  
學家毋乃口誅

尚真講學則何如  
定以新法之使駐之

晚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  
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講學者  
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卽有  
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  
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窻隙去公無慮  
俄曉日滿窻執經者騰至女仍垂幃偃卧講學者心搖  
搖然尚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媼來迓女女披衣徑出坐  
畢比上理髻訖斂衽謝曰未携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  
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  
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

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曲江又言濟南有貴公子妾與妻相繼歿一日獨坐荷  
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見其亡姬素所憐愛卽亦不畏問  
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許闌入今日明日值  
娘子誦經期連放焰口得來領法食也問娘子已來否  
曰娘子獄事未竟安得自來問施食無益於亡者作焰  
口何益曰天心仁愛佛法慈悲賑人者佛天喜賑鬼者  
佛天亦喜是爲亡者資冥福非爲其自來食也問泉下  
况味何似曰墮女身者妾夙業充下陳者君夙緣業緣  
俱滿靜待轉輪亦無大苦樂但乏一小婢供驅使君能

韵語占雅獨有  
唐人規格

沈氏更精奧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金

爲焚一偶人乎。惜騰而醒姑信其有爲作偶人焚之。次  
夕見夢則一小婢相隨矣。夫束芻縛作剪紙裂縑假合  
成質何亦通靈。蓋精氣搏結萬物成形。形不虛立。秉氣  
含精雖久而腐朽猶蠕蠕以化。芝蘭以蒸故人之精氣  
未散者爲鬼布帛之精氣鬼之衣服亦如生。其於物也  
既有其質精氣斯凝以質爲範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  
不化其菁莪故體爲灰燼而神聚幽冥如人雖謝魄降  
而魂升夏作明器殷周相承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  
若夫金釭春條未閤佳城殯宮闐寂。子夜行投畀炎  
火微聞啾唧是則衰氣所召妖以人興抑或他物之所

憑矣

何樂嫗者在東  
光見有是事

朱子穎運使言昔官敘永同知時由成都回署偶遇茂  
林停輿小憩遙見萬峰之頂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實  
非人跡所到適携西洋遠鏡試以窺之見草屋三楹向  
陽啟戶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簷下手有所持似俯  
首縫補屋柱似有對聯望不了了散雲氣滃鬱遂不復  
睹後重過其地林麓依然再以遠鏡窺之空山而已其  
仙靈之宅誤爲人見遂更移居歟

潘南田畫有逸氣而性情孤峭使酒罵座落落然不合  
於時偶爲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曰水邊籬落影橫

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鐵風流畢竟讓桃花  
花蓋戲之也後余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敝黠竟以桃  
花一幅易之然則細瑣之事亦似皆前定矣

青縣王恩溥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一日自興濟  
夜歸月明如晝見大樹下數人聚飲杯盤狼藉一少年  
邀之入座一老翁嗔語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惡作劇又  
正色謂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輩非人恐小兒等於君不  
利恩溥大怖狼狽奔走得至家殆無氣以動後於親串  
家作弔笑見是翁驚仆欲絕惟連呼鬼鬼老翁笑掖之  
起曰僕耽鞠藥日恒不足前值月夜荷鄰里相邀酒已

無多遇君適至恐增一客則不滿枯腸故詭語遣君君乃竟以爲真耶賓客滿堂莫不絕倒中一客目擊此事恒向人說之偶夜過廢祠見數人轟飲亦邀入座覺酒味有異心方疑訝乃爲羣鬼擠入深淖化燐火熒熒散東方漸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緣此膽破翻疑恩溥所見爲眞鬼後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談此表兄張自修所說戴君恩詔則曰實有此事而所傳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恩溥聞之偶夜過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共飲疑其已死絕裾奔逃後相晤於姻家大遭詰諄也二說未審孰是然由張所說知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

事皆然致失於誤信由戴所說知亦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事皆然反敗於多疑也

季秋匡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十年未嘗爲祟恒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邀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歿後其子亦諸生與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爲人作訟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訟牒則甫具艸輒碎裂或從手中掣其筆凡脩脯所入毫釐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扁額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流血或簷際作人語對衆發其陰謀生苦之

延道士効治登壇召將攝狐至狐侃侃辯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視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隕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撓之使改圖所攬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賜不虞鍊師之見譴生死惟命道士歷然下座三指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輟是業竟得考終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

餘中風昏眊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爲營柩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爲猶譖語也旣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然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爲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倏如睡去倏如夢醒則已卧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爲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

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耻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嚙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爲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姑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爲誰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衆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艸滿庭荒蕪蒙翳扃戶獨坐寂無見聞二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魘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磬折致詞

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  
既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  
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  
擬請君入璣幸君勿嗔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  
棄遂有數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  
隔缸笑語雜遝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  
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一小盤四橫閣象箸二  
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艷歌有人扣  
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  
郭君勿罪太衆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

矣語訖遂寂次日衆見門不敢疑有變踰垣而入郭聞人聲在缸內大號衆竭力移石乃闢然出述所見聞莫不拊掌視缸中器具似皆已物還家訊問則昨夕家燕併酒餽失之方詎許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甕時雖郭生亦自啞然也真惡作劇哉余容若曰是猶玩弄爲戲也曩客秦隴間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相傳寺樓有魅時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絕艷每夕詣樓外禱以媒詞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躍然相就小鬟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絮說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

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崇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闌曲街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覺醜覷已卧帳內君第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擁於懷而接唇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客氣故僅爲魅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魅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魅有甚惡哉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盥輒見女子隨左右問同行者則不見意大恐怖後乃漸隨至家然恒在院中或在墻隅不入寢室婦逼視卽却走婦返卽仍前知爲冤對因遙問之女子曰汝前生與我並貴家妾汝妬我寵以姦盜誣我致幽死今來取償詎汝今生事姑孝恒爲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儻作道場度我我得轉輪卽亦解冤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能得度鬼曰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

則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篤志事親勝信心禮佛

又聞霍東有劉某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嬰痼疾母憂之廢寢食劉經營療治至醫其子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救則母可慮母寧我死耳妻感之鬻及和衣無怨言弟病篤劉夫婦晝夜泣守有丐者夜棲土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燦猝不能入有違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

無懷葛天之民也  
吾欲鑄金事之

掌故

次日其母竈下卒中惡夫婦奔視母蘇而弟已絕矣蓋  
鬼以計取之也後夫婦並年八十餘乃卒奴子劉琪之  
女嫁於窪東言聞諸故老曰劉自奉母以外諸事蠢蠢  
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劉掉頭曰世寧有是人  
寧有是事汝母造言其癡多類此傳以爲笑不知乃天  
性純摯直以盡孝爲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彥章墓  
詩曰誰意人間有馮道卽此意矣

景少司馬介茲官翰林時齋宿清秘堂

此因乾隆甲子  
御題集賢

清秘堂因相沿稱  
之實無此堂名

積雨初晴微月未上獨坐廊下聞瀛

洲亭中語曰今日樓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餘山態活

前輩凡流今尚有  
此鬼否

句真神來之筆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態字烘  
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則興象俱滅矣疑爲博晰之等  
尚未睡納涼池上呼之不應推戶視之闔無人迹次日  
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應作是語

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而轉生換形  
者血氣已衰大丹未就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也  
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張仲深者與狐友偶問其修  
道之術狐言初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蛻形蛻形之後則  
可以換形凡人癡者忽黯黯者忽顛與初不學仙而忽  
好服餌導引人怪其性情變常不知皆魂氣已離狐附

其體而生也然既換人形卽歸人道不復能幻化飛騰由是而精進則與人之修仙同其證果較易或聲色貨利嗜慾牽纏則與人之惑溺同其墮輪迴亦易故非道力堅定多不敢輕涉世緣恐浸淫而不自覺也其言似亦近理然則人欲之險其可畏也哉

朱介如言嘗因中暑眩瞶忽至曠野中涼風颯然意甚爽適然四顧無行迹莫知所向遙見數十人前行姑往隨之至一公署亦姑隨入見殿閣宏敞左右皆長廊吏役奔走如大官將坐衙狀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視之乃亡友張恒照悟爲冥司因告以失路狀張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三

曰生魂誤至往往有此王見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詰問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畧問家事也入坐未幾王已升座自窗隙竊窺見同來數十人以次庭訊語不甚了了惟一人昂首爭辯似不服罪王舉袂一揮殿左忽現大圓鏡圍約丈餘鏡中現一女子反縛受鞭像俄似電光一瞥又現一女子忍淚橫陳像其人叩額曰伏矣卽曳去良久放衙張就問子孫近狀朱畧道一二張揮手曰勿再言徒亂人意因問頃所見者業鏡耶曰是也問影必肖形今無形而現影何也曰人鏡照形神鏡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旣已自知卽心

有此事心有此事卽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畢現也  
若無心作過本不自知則照亦不見心無是事卽無是  
象耳其司斷獄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君其識之又問  
神鏡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見緣物以形體魄已離存  
者性靈神識不滅如燈熒熒外光無翳內光虛明內外  
瑩澈故纖芥必呈也語訖遽曳之行覽此身忽高忽下  
如隨風敗籜倏然驚醒則已卧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  
月怪其鄉試後期至乃具道之

東光馬節婦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亦  
無子女艱難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縫紉自給至

驚釜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餘乃終余嘗  
序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與母之族氏則忘之久矣  
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擲瓦石擊其  
窻聞屋上厲聲曰此有貴人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  
終殆孟子所謂天爵歟先師李又聊先生與同里嘗爲  
作詩曰早歲吟黃鵠顛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完節髻  
如銀慷慨期千古荆零剩一身幾番經坎坷此念未緇  
磷原註節婦初寡時尚存薄田數畝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盡震撼驚風雨撝呵賴  
鬼神原註一歲霖雨經旬鄰屋傾圮造者皆圯婦一破屋支柱欹斜竟得無恙天原常佑善  
人竟不憐貧稍覺親朋少羞爲乞索煩一家徒四壁九

食度三旬絕粒腸空轉傭針手盡皺有薪皆掃葉無甑

可生塵黧面真如鵠懸衣半似鶉遮門纔破薦

原註屋  
屏破碎

不能葺以破薦代扉者十餘年藉艸是華茵祇自甘飢凍翻嫌話苦辛

偷兒嗤餓鬼

原註夜有盜過節婦屋上節婦呼  
問盜大笑曰吾何至進汝餓鬼家女伴笑

癡人

原註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歸寧時華  
服過節婦曰看我事用汝豈非大癡耶生死心無

改存亡理亦均喧闕憑燕雀堅勁自松筠伊我欽賢淑

多年共里闔不辭歌詠拙取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

廷評待史臣他時邀

紫誥光映九河濱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余家時所作故

僅云顛連四十春詩格絕類香山敬錄於此一以昭節

婦之賢一以存先師之遺墨也後外舅周錄馬公見此詩遂割腴田三百畝爲節婦立嗣且爲請

旌或亦諷諭之力歟

余從軍西域時草奏草檄日不暇給遂不復吟詠或得一聯一句亦境過輒忘烏魯木齊雜詩百六十首皆歸途追憶而成非當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悵懷今昔偶爲賦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頹唐醉卧將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毛不解詩余亦不復存稿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偶話及之不知何日楊君登城北關帝祠樓戲書於壁不署姓名適

有道士經過遂傳爲仙筆余畏人乞詩楊君畏人乞書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詩不能書楊君能書不能詩亦遂不疑及竟幾於流爲丹青迫余辛卯還京祖餞於是始對衆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閩人林外題詞於西湖誤傳仙筆元王黃華詩刻於山西者後摹刻於滇南亦誤傳仙筆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此類多矣

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游釣魚臺時西頂社會遊女如織薄暮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鼗鼓嬾嬾來見選人舉斃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揣女子裝束類貴家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蹤跡詭異

疑爲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選人笑  
語之曰母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  
財若能贍我我卽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  
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姑姊妹彼此意  
曾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欸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嫵婉  
次日入城携小奴及襖被往頗相安惟女子冶蕩無度  
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簾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掃至於  
菸筒茗盃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謔指  
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  
廁踰選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

耶諸女亦助之誚責由此漸相忤旣而每夜出不歸云  
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  
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恚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  
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客易然一室三十口須汝供  
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携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  
再至則荒烟蔓艸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矣選人  
本携數百金善治生衣頗襍纓忽破服華楚皆怪之具  
言贅壻狀人亦不疑俄又襍纓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  
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人理吾  
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武強張公令譽康熙丁酉舉人劉景南之婦翁也言有選人納一姬聘幣頗輕惟言其母愛女甚每月當十五日在寓十五日歸寧悅其色美而值廉竟曲從之後一選人納姬約亦如是選人初不肯則舉此選人爲例詢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選人忽省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選人大悟急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蓋其初鬻之時已預留再鬻地矣張公淳實君子度必無妄言惟是京師鬻女之家雖變幻萬狀亦必欺以其方故其術一時不遽敗若月月尅日歸寧已不近事理又不時往來於兩

家豈人不見聞是必敗之道狡黠者斷不出此或傳聞失實張公誤聽之歟然紫陌看花動多迷路其造作是語固亦不爲無因耳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爲禮遙見姬與二媒媼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繡衫又已所新製益懷疑艸艸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見卽問爾先至耶媒媼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

者尙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畧相似也華麓方跳踉如虢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嚮次女借衣隨媒媼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輾然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不遣歸卽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爲佳話矣

劉東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詆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銜之次骨或至相毆值河間歲試同寓十數人或相識或不相識夏夜散坐庭院納涼狂生

縱意高談衆畏其冒吻皆緘口不答惟樹後坐一人抗  
詞與辯連抵其隙理屈詞窮怒問子爲誰闇中應曰僕  
焦玉相也河間之宿儒駭問子不久死耶笑應曰僕如不死  
敢捋虎鬚耶狂生跳擲叫號繞牆尋覓惟聞笑聲屹屹  
或在木杪或在簷端而已

王洪緒言鄭州築堤時有少婦抱衣袂行堤上力若不  
勝就柳下暫息時傭作數十人亦散憩樹下少婦言歸  
自母家幼弟控一驢相送驢驚墜地弟入秫田追驢自  
晨至午尚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  
誰能抱袂送我當謝百錢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

閻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得謝乃隨往一路與調諢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  
突七八人要於路曰何物狂且敢覬覦我家婦女共執  
縛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訟不如埋之少婦又述其謔語  
益無可辯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貰爾然須罰掘開此  
塋盡洩其積水授以一鋪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  
通諸人亦不見環視四面蘆葦叢生杳無村落疑狐穴  
被水誘此人濬治云

閻微草堂筆記卷十六